

·公民发言·

谁是假离婚的第三者

□连海平

一个“为买房子假离婚，你愿意吗”的调查显示，64%的参与者说“可以试一试”。近年来，子女上学、拆迁补偿、购房等都成为假离婚的种种理由。这条获取利益的成功捷径让很多夫妻纷纷复制效仿。(1月8日《广州日报》)

早在几年前，“中国式假离婚”就开始泛滥。为了多买一套房子、少付点首期与利息而玩“劳燕分飞”的假把戏，恐怕许多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假离婚”可谓是中国特色。

如2005年，华北油田曾出台“单身不下岗”政策而导致职工像赶集一样玩“假离



婚”；哈尔滨某教育部门“男女有别”的供热费报销制度，其中离异女职工可以享受报销待遇，导致集体“假离婚”；重庆某地拆迁补偿制度规定：离

了婚单独立户的，可以各分一套房，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导致大规模“离婚”……今天的住房“限购令”再次让“假离婚”现象沉渣泛起。

·世相扫描·

调查遼军原是虚晃一枪

□马涤明

曾因质问记者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遼军，被免职后近日疑复出。郑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亮称遼军已于去年3月份恢复工作，还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没什么变化。(详见本报今日7版)

遼军静悄悄地复出，网上再次炸开了窝。其实，这位遼副司长并没有受过什么实质性的处分，官方消息也从未有过“免职”一说，而是停止工作，接受调查，深刻反思。

工作的“停止”应该有期，那么人家“深刻反思”了大半年之后出来工作，应该是顺理成章；而既然未曾免职，那么职务“没什么大的变化”，应属名正言顺。

这么说的话，遼军副局长复职应该不存在任何障碍，不违反任何规定或程序。值得玩味的倒是官方处理这件事的艺术与技术：只停职而不处分；口说调查，但查不查谁也不知道。这种“高度重视”的处理，技巧就是：先扔出些狠话或模棱两可的辞令，敷衍敷衍，同时也试探试探，如果舆论风潮过后，一切归于平静，“调查”云云便告虚晃成功。

有人说，遼军的“不当言论”可能是情急之下的慌不择言，只因他少了一些圆滑世故，不善官腔搪塞，所以一不小心说了句真话。而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心态的官员并不只有遼副司长；一句“替谁说话”让广大公众备受刺激，当地官方却都表现麻木，令人怀疑，这是否证明着对某些价值取向的集体默认？

宴请干部家属果真是免费午餐？

□洪绩

一网友在天涯杂谈发帖称，东莞市中堂镇一次政府接待用餐花了3万多元，并贴出了这顿价值32436元的午餐账单。该镇政府回应，这顿“天价”宴是酒店请镇政府主要部门干部家属吃饭，不是政府埋单。酒店方面也表示，这顿饭的确是酒店请的。(1月7日《华西都市报》)

这顿“天价餐”到底是政府埋单，还是老板“慷慨”馈赠，显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前者是“吃公帑”，后者是“吃老板”。或许，在中堂镇政府看来，只要是“吃老板”的，别说一餐3万，即便是吃掉十万八万也属“正常”，无把柄可被抓，因而对宴请实情丝毫不隐瞒，酒店也坦荡荡。

如此，这顿“天价餐”似乎可以确定是“免费的午餐”了，镇政府和酒店皆可轻描淡写，全身而退。但

是，这显然还难解除人们的疑惑——

酒店何来这般盛情，而且专挑“主要部门干部”的家属宴请？在商言商，五星级酒店会做亏本生意？那些非“主要部门干部”的家属，为啥享受不到免费五星酒店大雅之堂的厚遇？这串疑惑的背后，无疑有乾坤。

酒店老板很明白，要牢牢抓住镇政府这个大客户，除了侍奉好有权大笔一挥的官员，还要不忘在官太太们身上感情投资。镇干部们也很“顾家”，自己花天酒地，也不忘借机让夫人沾沾光，尝尝“六福官燕”等顶级佳肴的美味。

俗话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镇政府和酒店都承认“天价餐”是酒店请的，那就请上级部门查清这“免费午餐”的来龙去脉，尤其要解开镇政府与酒店之间的“亲密度”到底有多深，以证明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均沾的嫌疑。

□杨菁

日前，杭州市规划局就一起“绿地变高楼”事件举行听证会，面对居民种种犀利的提问，规划局官员招架无力，最后强行结束会议。(1月7日《新闻晨报》)

官员之所以“落荒而逃”，显然还是因为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一方面，规划局在听证会之前的功课没做好，结果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一方面，这次听证会没像以前那样请专家做“托儿”，所以才会演砸了。当然，值得规划局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怎么就没想到居民提的问题会如此犀利呢？

当听证会越来越像聋子的耳朵——摆设，继而使听证沦为民意秀之时，却发生了官员被气走的雷人一幕，无疑很



出人意料。然而，通过解剖气走官员的听证会这只麻雀，我们会发现，一场听证会能够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关键在一点——不走形式。

是啊，与以往听证会召开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结果，乃至“回忆式听证”大行其道之时，打开大门让每个人都能走进来，同时让每个人都能发

会资源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别的不说，就现行的高考制度，对户籍的限制仍然铁板一块，不得通融，正是这种制度，催生了“高考移民”现象。

社会学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提出“羞辱性制度”概念。从这个角度审视，导致公众“假离婚”的制度无疑就是一种“羞辱性制度”。为防止“假离婚”现象一再重演，伤害社会公序良俗，必先从制度设计本身入手，使制度符合法律、法治精神，接近社会公平与公正，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方可进而考虑制度的周密性，降低制度的“可钻性”。

·有此一说·

乐见听证会上的交锋



出自己的声音，才是这场听证会的亮点。在这场听证会上，只有官员与民众，而没有以往听证会上“被代表”的代表。也正是因为相互之间“直接交锋”，所以民众才能把想说的话、要提的问题都说出来。

期待听证会都能不走形式，打开大门让每个人都能发言。

不知道湖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有没有达到“4%”。在央视新闻上看到，因为遭受凝冻天气，湖南一所山村小学——向坪村希望小学的孩子，自带简易火炉上学，烧木炭取暖。所谓简易火炉，无非是瓦罐、瓦盆这样的东西，还不是每人都有，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取暖方法：吃辣子取暖，跑步取暖，搓手取暖……校长介绍了不下四五种取暖方法。城里人取暖，有空调、各种电暖器，即使是最原始的热水瓶，都是从外部获得热量，而向坪村希望小学孩子的取暖方法消耗的是自己的身体。自身不暖，才需要到外部取暖，如果不是外部给身体增加热量，“自我取暖”，暖得起来吗？

播完这条新闻，女主播李小明说，希望当地教育部门“多关注他们”，听得出来，她也很难过。可是，当地教育部门拿什么“关注”？不说上千元的空调，一两百元一个的电暖器，他们也未必买得起；就是买得起，还要用得起——他们有足够的钱交电费吗？偏僻山村里的输电线路，估计只够满足照明需要，承担不了空调用电负荷。

·社会杂谈·

本溪市长热线的尴尬

□邓海建

众所周知，电话不通不收费是电信服务行业的惯例，但辽宁本溪的市长热线似乎有些特别。近日，辽宁本溪网友在论坛上讲述了自己拨打12345市长热线求助时遭遇的尴尬——热线忙，半小时内一共只打通了4次电话，而话费单上却显示自己打了96次，收了25元。(1月7日《中国青年报》)

若不是较真儿查话单，谁会想到市长热线竟然“高贵”过声讯热线。人家声讯热线好歹明码标价，但为民服务的政府热线却“接不通也收费”——难怪市民要感叹，“我用实际行动证明，这市长热线真不是我们小老百姓打的”。话虽然有些情绪化，但公共服务路上林立的那些成本障碍，却是不争的事实。有趣的是相关负责人的解释，称“市长热线当日收发量过大，电话计费软件出现不稳定的状况，导致未接通电话也被计费”。

看，软件就是“不稳定”也只会多收、从不少算，若不是被倒霉的市民发现，这“技术问题”恐怕就会累积成不菲的



“意外收益”。如今据说钱也退了、人也辞了，但这既不是制度自检的功劳，也难说是民意监督的成果，因为，谁也说不清这“技术问题”会否习惯性发作。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个细节：既然热线是因为“热”过头了，才自己稳定不了自己，那么，为什么相关部门不能多开设几条线路？

市长热线上的“技术问题”，说明一个最朴实的逻辑：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肯不肯花钱。当然，热线容易出问题，说明“主人”未必真在意——这就和某些官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理是一样的。毕竟，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技

术问题的实质，首先肯定不是外星人的问题。

“高贵”的政府热线，就如同门禁森严的职能部门一样，虽然“欢迎光临”，却不是人人都能进门。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眼下而言，毋庸讳言的是：经济成本、法律成本、程序成本，是横亘在公民维权道路上的“三座大山”。譬如说有数据说，工伤维权的程序要“蜗行”3年9个月左右才能全部走完；而民工讨薪等问题，即便你耗得起多道程序，等白了头发也未必能等到执行力。

政府热线，还是应该恪守“公益”的底线，价码太高，容易被市场的火烧着。

“自我取暖”让人心疼

□戎国强

据报道，在1月7日闭幕的江西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宣布，从今年开始江西将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确保实现“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并保持稳定增长。

读此报道，五味杂陈。“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早在1993年就已经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江西省不是经济发达省份，至少不是名列前茅的，敢于这样承诺和努力，总是好的。

不知道湖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有没有达到“4%”。在央视新闻上看到，因为遭受凝冻天气，湖南一所山村小学——向坪村希望小学的孩子，自带简易火炉上学，烧木炭取暖。所谓简易火炉，无非是瓦罐、瓦盆这样的东西，还不是每人都有，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取暖方法：吃辣子取暖，跑步取暖，搓手取暖……校长介绍了不下四五种取暖方法。城里人取暖，有空调、各种电暖器，即使是最原始的热水瓶，都是从外部获得热量，而向坪村希望小学孩子的取暖方法消耗的是自己的身体。自身不暖，才需要到外部取暖，如果不是外部给身体增加热量，“自我取暖”，暖得起来吗？

播完这条新闻，女主播李小明说，希望当地教育部门“多关注他们”，听得出来，她也很难过。可是，当地教育部门拿什么“关注”？不说上千元的空调，一两百元一个的电暖器，他们也未必买得起；就是买得起，还要用得起——他们有足够的钱交电费吗？偏僻山村里的输电线路，估计只够满足照明需要，承担不了空调用电负荷。

记得早年在留下中学任教，从杭州市区开往留下镇的公交车，要比市区里开行的公交车旧一些；从留下镇再往村里开的公交车，那就是破烂了，有的窗玻璃都是没有的，插一块木屑板，咣咣咣当地开来开去。各种公共开支的分配，包括教育经费的分配、分布，与此大体相同。

“三公消费”（公车使用、公款招待、公款出境）的费用节节攀升，教育经费的“4%”喊了十几年都没有实现，这样的公共管理下，山村的孩子只能“自我取暖”了。

凝冻天气总会过去的，但谁能保证不出现别的天灾人祸？湖南天气回暖了，别的地方会不会又冻上了呢？靠教育经费输足够的热量，至少短期内指望不上，那就赶紧推广向坪村希望小学的“自我取暖”法吧，可是，这样的话，“希望”又在哪儿呢？